



烟火友情

◎马俊(河北保定)

几年前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网友,我们在网上交流文章,畅谈人生,彼此都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。她说,这样的交流才是真正的友情,不掺杂半点世俗的东西,所谓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就是我们这种。

去年她调动了工作,新工作地点离我仅有半个小时的车程,我们计划着见上一面。我想象着我们的相见一定会特别愉快,两个向对方袒露过心声的人心灵应该是零距离的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,我们的交谈完全没有在网上融洽,经常冷场,话不投机,我觉得她跟我认识的那个人好像不是同一个。我想那些网恋奔现的人大概会有这种感觉,想象太过美好,相见之后大失所望。

友情奔现的尴尬让我有些懊恼,我想大概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吧,于是我们继续保持联系。我猜她的感觉跟我一样。后来我们又聚过几次,但依旧是不尴不尬的。再后来,我们好像越来越找不到共同话题,于是自然而然地疏远,慢慢不再联系。一段原本以为“只应天上有”的友情,彻底画上句号。

这段夭折的友情让我意识到,其实世上的任何感情都是需要有烟火味的。爱情如此,友情亦是如此。禁得住柴米油盐考验的爱情,才是真正的爱情。禁得住凡尘俗世考验的友情,才是真正的友情。

燕子是我的发小,这些年里我们一直很好。她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,后来自己学了裁剪,现在以开裁缝铺为生。我中专毕业后有了一份正式工作,后来又在小城安家。在别人看来,我们是有些差距的。可是我们俩丝毫感觉不到,两个人在一起聊小时候的趣事,聊曾经的同学,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。

我觉得燕子和我的友情就是烟火友情。我们经常“相互利用”。前几年她想把裁缝铺开到城里,让我帮她找合适的地段。看好店面,我跟老公一起去跟对方谈租金。一切都谈好之后,燕子才来。我帮了她的忙,她丝毫没有感恩戴德的模样,反而理直气壮。“谁让你是我发小呢!”这句话是她挂在嘴边的话。她的店里有好看的衣服,我只要多看一眼,或者随意说句“这衣服看着不错”,隔不了几天,燕子便做好了成衣,叠得整整齐齐放到我面前,当小礼物送给我。她对我的衣服尺寸了如指掌,连我胖了多少斤她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燕子没空接孩子放学的时候,我会帮她接。我有时不能给孩子做饭的时候,孩子就去她家吃。

有人说,朋友是用来麻烦的。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。一份友情,在相互麻烦中融入人间烟火的味道。这样的友情,有礼尚往来的味道。这样的人情味,未曾在人间烟火中捶打过的友情,是轻飘飘的幻象。当然,烟火友情也应该把握一个度。如果两个人以相互利用为最重要的目的,过于功利化,这份友情也会成为易碎品。真正的友情,应该以真诚为基石,烟火味和人情味十足。

烟火友情,人间真味。

马街书会全景图

◎著随智(河南平顶山)

时光匆匆,转眼距离拍摄《宝丰马街书会全景图》已经十五年了。

宝丰马街书会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,是我国民间曲艺文化的一大瑰宝。作为摄影爱好者,马街书会无疑是最关注的创作题材。几十年来,我用镜头记录着书会不同时期的瞬间,拍摄的相关图片成千上万。从黑白到彩色,由胶片到数码,从传统到现代,变的是相机设备,不变的是对这片热土的眷恋和创作激情。岁岁年年拍书会,年年岁岁景不同。

2008年,对我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,这年我五十岁整。为了实现“别人能拍我也能拍,别人没有而我有”的自我超越,在创作前我构思了很长时间,并把提前半个月联系好的车辆,在正会前开进会场,在寒冷的冬夜守

候到天亮,脚冻麻木了就在麦地上跑上几圈,手冻僵了就插到怀里暖一会儿。晴空万里,田野辽阔,人山人海,当我站在耸立的高架车上俯瞰书会场景时,心潮澎湃,那一刻,我忘记了危险,除了无声的心跳就是快门的响声……

这幅马街书会全景图,捕捉到了经典瞬间,从准备到完成,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缺一不可,是我执着追求不断探索的回报。在鹰城广场看到这幅《宝丰马街书会全景图》后,中国曲协主席姜昆驻足良久,并亲笔题写了“一幅长卷俯瞰千年书会史,半月折扇情系四海宾朋心”。2010年,这幅作品收藏于中国曲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。



稿约

追寻乡土文化根基,采撷鹰城往事遗珠。平顶山晚报副刊近期推出《鹰城风物》栏目,主要刊登描写本地岁时风土、民俗风情、古建遗存、饮食游乐、文人雅趣、世相风物的稿件,期待本地文友、鹰城游子赐稿,稿件要求千字之内,行文有趣。

投稿邮箱:wbfk@pdsxw.com

请树入户

◎周丁力(重庆沙坪坝)

上一个周日的下午,阳光明媚,天气晴好。想到春天是植树的季节,于是决定去花市转转,转的结果是买了两株绿树入户。

一株是“发财树”,买它并不是想博“彩头”发财,而是因为它树形好看,容易养护。另一“株”是绿萝,严格说来它并不是树,但用枝条或绳索牵引着,绿的茎叶攀爬上去,“碧玉妆成一树高”,似乎也可以视为树。前者置于饭厅一角,后者请进卧房一隅。如是,它们便与我和家人朝夕相处在一起了。

进得一家门,便是一家人。邀请这两株树进家后,养护和培育它们就成了我的责任。树伴我,我也伴树,两不

相负。

遮风、挡雨,甚至提供果实供人类食用,树自古便是人类的好伙伴。于是,千万年来,人类与树之间就形成了天然的亲近感,谁也离不开谁。没有绿色植物的园子不能称为公园,没有行道树的公路单调乏味,没有草木的山峰是荒山……

门内有木易得“闲”,身旁有木可得“休”。这入户的两株树,与我家阳台、露台上的——一株柑橘树、一株李树、一株四季黄楠兰呼应着,成为可供我日常居家穿行的“小树林”。

身临心到时,双木亦可成“林”。请树入户,有树相伴,即使蜗居在家,有些烦恼也因绿色的涂抹而消失。

细雨新蔬采马兰

◎田秀明(江苏泰州)

作家王干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,江南有绿色三鲜:芦蒿、马兰头、菊花脑。说得好听一点是绿色三鲜,其实就是些野菜,菊花脑、芦蒿、马兰头在我们老家泰州一带是不上桌的,只有灾年才拿它们充饥。但在南京不仅上桌,而且被当作日常时蔬,喜者甚众。

我的老家在苏中里下河水乡,芦蒿是长在江滩上的,自然不是本地的品种,菜场上经常会有小贩来卖的;菊花脑也不常见,老家菜园的边上栽着一丛,还是那年大伯从南京回来时移植过来的;马兰头最是寻常,一场春风一场春雨,田埂边、地头上的马兰头便冒了出来,一丛丛、一簇簇的。

马兰头,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,又名马兰、红梗菜、鸡儿肠、田边菊、紫菊、蜻蜓头等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谓之“紫菊”,因“其叶似兰而大,其花似菊而紫,故名。俗称物之大者,为马也”。在我的老家,马兰头不叫马兰头,叫“孩菊”,大概是因为马兰头开出的花只能算得上是菊花中的小孩子吧,惹人怜惜。

老人家喜欢马兰头。如果在风和日暖的春天里错过了马兰头,就好像错过了一个完整的春天。春天来了,挖野菜的人提着篮子、拎着铲刀出动了。马兰头不像其他野菜,东一棵西一棵地散落在田地间,它是一片一片地贴地而生,一挖就是一大把。

清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写道:“马兰头菜,摘取嫩者,醋合笋拌食,油腻后食之,可以醒脾。”新鲜的马兰头,洗去浮尘,用沸水焯去生涩味,与豆腐干同切成碎末装盘,讲究的还得撒上些许花生碎,搅拌后,淋上芝麻油,入口清爽脆香,当真是“淘水草木滋,可以废梁肉”的开胃小菜。

马兰头除了凉拌之外,还可以清炒或者煲汤。碗中打入三两个鸡蛋,搅拌后入油锅,鸡蛋成型后倒入马兰头,翻炒两下起锅,一盘马兰头炒鸡蛋就成了,金黄的鸡蛋、翠绿的马兰头,犹如一朵盛开的菊花,香气扑鼻;两块爽滑的豆腐,用刀剖成细丁,入油锅加水熬制成汤,最后点缀些许马兰头,一碗马兰头豆腐羹就做好了,豆腐白如美玉,马兰头绿似翡翠,芳香四溢。

“疏风小圃宜莺粟,细雨新蔬采马兰。”人之于家乡的味道总是记忆犹新的,春到人间万物鲜,春天来了,家乡的马兰头油绿绿地生长着,召唤着。在这春色烂漫里,采一篮春光回家,让美味常驻心里,让春天常驻心里。

